

家在安阳 情在安阳

□李长顺

我与故乡安阳之间,有说不尽的故事。

记得上小学时,下课的铃声刚刚响起,同学们便迫不及待地跑出教室。高年级的学生占据了乒乓球桌子,我们低年级的则跑到高阁寺墙角玩耍。那所小学叫高阁寺小学,位于原安阳城赵王府内。学校里面有一座高台楼阁式建筑,被人们称作高阁寺。听奶奶说,那里曾是明朝彰德府的府衙,后来被改建为赵王府。如今,高阁寺已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那时候,从我家所在的三道街去高阁寺小学,南行、北行的距离差不多。我最喜欢走县东街,因为能顺路叫上要好的同学一起去爬高阁寺。高阁寺有几丈高的后墙,我们几个孩子像壁虎一样,身子贴着墙,踩着砖沿,小心翼翼地往上爬。越过后墙,再翻过汉白玉栏杆,就绕到了赵王府的正面。从门缝往里窥视,黑乎乎的啥也看不见。我们急匆匆地跑下几十级汉白玉台阶,跑进教室,上课铃声刚好响起。

小时候,我还爱登文峰塔。文峰塔位于安

阳天宁寺内,也叫天宁寺塔。登文峰塔得沿着塔里半尺高的台阶盘旋而上,一直走到五层塔顶,那是一个平台,平台上矗立着一座白塔,与北京北海公园的白塔极为相似。这是文峰塔的特色之一:塔上有塔。

在文峰塔顶的平台上远眺,古城墙西南角楼、东南营韩王庙、马号街高阁寺、北大街钟楼……九府十八巷七十二胡同一览无余。这是文峰塔的另一妙处:平台观景。

站在塔前,回望文峰塔,只见从下到上一层层渐宽,从上到下一层层收紧,仿佛一把巨伞高擎。这是文峰塔最妙之处:上天下小,匠心独具。如今,文峰塔已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其实,作为我国八大古都之一的安阳,又何止两处文保单位?单说课本里介绍的就有很多。身为安阳人,每每看到这些文字,心里总有抑制不住的自豪。读了课本里的后母戊鼎,再到小屯殷墟去,心里有着说不出的亲切;听老师讲过西门豹治邺的故事,再去安丰乡,路过豹祠,内心不由涌起莫名的骄傲;学过《满江红》,再去岳飞庙,收获的是满满的敬佩和感

动。还有甲骨文,还有《周易》,还有颡顽帝胥陵……说起这些,安阳人如数家珍。

几十年弹指一挥间。如今,我已搬离了老城区,但还是喜欢去老城区转一转。我日日沉浸在安阳厚重的历史文化里,也日日感受着安阳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

老城的面貌一直都在变。当年的高阁寺小学已经搬迁,这一带被打造成包括西华门老街、城隍庙在内的历史文化街区。文峰塔旁边原来有一个大水坑,如今变成了杨柳依依、碧水盈盈的褚棣湖。老城里,街坊的生活质量也得到了明显改善。

如今,在安阳城里行走,处处洋溢着时代气息。护城河以东的庄稼地已变身爲崭新的安阳东区,气象一新。城市的中轴线连起了一长串“珍珠”:金碧辉煌的中国文字博物馆、太极湖畔的易园、绿树掩映的市民文化广场,还有安阳博物馆新馆、安阳图书馆新馆、安阳市文体中心,都是市民休闲运动的好去处。紫薇、樱花、海棠、巨紫荆、美人梅……路边鲜花盛开,灿烂的花海欢迎各方宾客。在安阳城的东部,安东新区拔地而起,那里有新能源

汽车城、航空运动城、机器人小镇,是年轻人创业的乐园。安阳还举办一年一度的航空运动文化旅游节,不断做大做强通用航空产业。即将建成通航的安阳豫东北机场将助力这座三千年古都与区域性中心城市在新时代阔步前行。

不变的是那些文物古迹。现在的安阳人对于高阁寺、文峰塔等全国、省级、市级文保单位尤其珍惜爱护。彰德古城游园、县前街历史文化街区、仓巷街历史文化街区、安阳老城东南城墙以及魁星阁,这些老城、老建筑、老街道都得到了修缮与保护,成为安阳的网红打卡地。

几十年间,我曾有过多次离开安阳的机会,但到最后,我都放弃了。也许是我亲情太重,也许是我乡情太浓。我对外面的风景也曾心动过,但终究割舍不断千丝万缕的乡土情愫。我的家在安阳,情在安阳。古老厚重而又活力焕发的安阳,是我的依托,是我的家园,是我一辈子都不愿离开的地方。

(原载《人民日报》2022年6月18日第7版)

夏至已至

□桑明庆

岁月迈着轻盈的步伐,带着我们在夏季的绿浪里已游走了一半时光。夏至,这个绿浓叶肥的节气已来到我们面前,激情澎湃地与我们握手拥抱。

夏至时节的乡村,到处绿浪翻滚,浓荫似云。老家的山山岭岭、河岸渠边全部被杨树、槐树、桐树等树木叶片遮挡得严严实实,不露地皮。村西二里地有一座不高的山叫牛头山,远远望去,真像一头神牛横卧在田野上,尾巴向西,头部朝东,但牛头扭向南方。它像是耕田累了卧在那里休息,头部稍扬,双眼注视着蓝天。传说很久以前,一头老牛从太行山上下来,走到这里发现老百姓种地非常辛苦。于是,它便拉起犁耕水耒,帮助农民春耕夏耘,一拉就是几十年。后来,它老了,再也拉不动了,乡亲们心疼它,让它卧在田野里休息,但是它这一卧就再也没有起来,化作了一座青山。这个传说让人有点伤感,但却是对劳动者的致敬。牛头山植被很好,这得益于植树造林和退耕还林政策。山的四周坡地全部栽上了速生杨,山顶栽植了侧柏和松树。夏至时节,牛头山像是披上了一件浓浓的绿色外衣,从头到尾、从上到下都是绿色的。从远处眺望,它又像是一片绿叶,被风轻轻一吹欲要飞向天空。如果你走进牛头山就会发现,这里的浓绿非常热情,绿色的枝条会拉住你的衣袖不让你走,浓浓的绿荫会罩满你的全身,亲吻你的头、脸、双手以及你身上所有的部位,会让你感觉到夏季里的阵阵清凉,顿时心旷神怡。

在牛头山南边不到500米,是一条季节性河流,名叫汾洪江,1958年这里修了一座水库。不知是历史的巧合还是人们对牛头山的敬仰,这座水库像是专门给卧在田野里的那头牛预备的一潭碧波,随时可以让它饮用。水库像一颗闪烁光芒的明珠,镶嵌在太行山余脉之中,60年多了,依然在抗旱、灌溉、防洪、排涝方面发挥着作用。水库里碧波荡漾,两岸巍峨的峰峦和层层叠叠的苍翠灌满了这一汪碧水。从岸边看,先是浅绿,再是碧绿,接着是深绿,最后变成了墨绿。一阵带有田野芳香的夏风吹来,水面泛起层层浪波,将灌满水库的浓浓绿色层层叠叠地送到对岸,就连荡起的浪花都是绿色的。

夏至的田野生机勃勃,新长出的秋苗正享受着熏风的吹拂,沐浴着夏雨的滋润,像吃饱喝足的娃娃,铆足了劲往上拔节。夏至正是秋苗夏管的时节,田间不断有男女挥舞银锄劳作的身影。玉米苗已有一尺多高了,油绿的叶子随风摆动,发出簌簌的响声,就像一曲轻音乐,弹拨得让人心里发痒。主人挥锄将厚厚的麦茬插掉,再用锄头将玉米苗周围的黄土锄喧,然后用锄板将喧土轻轻地拍打几下,这样玉米苗周围的土就踏实了,即可以保墒,又可以防止禾苗倒伏。要是有一场雨更好,夏雨淅淅沥沥,玉米苗贪婪地吮吸着夏天的甘露,一株株油绿的玉米苗经过细雨的哺育后,在夏日的阳光照耀下,会在一天内长出两三片小布带似的嫩嫩的叶子,两三天就又可以长高一截。

“一棵小树不可夸,一年能开两样花,先开花后结果,结了果又开花。”这个谜语说的是棉花。棉花是农民心仪的庄稼,它既是油料作物又是经济作物,价值很高。夏至时节的棉花苗已没过了脚脖,正需要中耕、薅草、打权。农人像对待孩子一样,小心翼翼地蹲在地里,用双手薅去杂草,然后再轻轻地挥锄中耕,对棉花苗边上的土进行疏松,只至锄得像海绵一样柔软细腻。多余的枝杈一定要打掉,不然就会营养流失,影响正常产蓂,造成减产。田野里,棉花苗也要经历风霜雪雨、电闪雷鸣,对抗来自虫害的厮杀。它们竭尽全力,让自己挺拔,让自己舒展枝叶,让自己开花、结果、吐絮,让满怀期待的人们感受收获的快乐。

夏至,浓绿与激情相伴。我们将和这多情的岁月共同接受夏风夏雨的洗礼,然后携手并进,迎接一个金色秋天的到来。

读曹操《短歌行》有感

□张子涵

铁索连环塞江里，
高台寡人，朝露何易晞。
挥师远征西凉敌，
谈笑巧灭袁公计。

王佐之才聚帐里，
问吾平生，何故作长吟。
杜康解忧拼一醉，
乌鹊剪断梦中泪。



田园劳动者 □焦国建 摄

永远的柿子树

□杨光显

我喜欢花,喜欢草,更喜欢树。

正直挺拔的红松、白桦树,清秀高雅的紫荆、棕榈树,迎风屹立的胡杨、银杏树,风姿绰约的垂柳、合欢树……这些风姿各异的树,给我一次又一次的思考和启迪,在我脑海里烙下了深深的印记。然而,最令我刻骨铭心的还是家乡岩峰山坡零零散散长在田边岸头的柿子树。

柿树,落叶乔木,柿树科。性耐寒耐旱,叶椭圆形,叶面光滑,叶背有绒毛,花形似钟,黄白色,多为雌雄同株异花。果实呈圆形或方形,红色或黄色,味涩,脱涩后味甘,可生食或制柿饼、柿酒。柿蒂与柿饼入药,主治呃逆等症。典籍如是说。

我崇敬柿子树,是因为它有母亲一样的情怀。我赞美柿子树,是因为它有耐贫耐苦、不求索取、只图奉献的高贵品质。

老家罗匡村地处林州北端的深山区,土薄石厚,人多地少,自古十年九旱。先辈在山坡、地边、岸头种上了柿子树,把石缝里野生的黑枣树也嫁接成了柿子树。在这片贫瘠的山坡上,它们不屈不挠,顽强地生存下来。用不着专门施肥浇水,也不用年复一年地修枝打权,只要风调雨顺,柿树奉献给人们的就是丰收的喜悦。

我崇敬、赞美柿子树,因为我骨子里、血液中、情感上有着挥之不去的柿树情结。

春天,麦子抽穗扬花的时候,柿树开花了。密密匝匝的钟形小白里透黄,黄中泛白,花蕊透着淡淡的清香,蜜蜂绕着柿花飞来飞去,春风阵阵吹来,花香沁心润脾。傍晚从镇中学回家翻过山梁,我都会静静地坐一会儿,陶醉在心旷神怡的遐想之中。

麦收过后,柿花凋谢了,雄花壳借着风趁着雨纷纷落地,雌花怀抱着柿蛋蛋一天天慢慢长大,到了疏果的季节,算盘珠大小的

柿蛋蛋落得满地都是。星期天,挎个篮子捡回来晒干,掺点红薯干、玉米,碾成面做成干粮,吃起来略微有点甜,比起吃谷糠面蒸的糠疙瘩,这算是改善生活了。

到了秋苗管理的酷暑季节,在树荫下,甩一把满头满脸的汗水,喝几口柿花蜜冲的凉开水,无论你多么劳累,都会感到非常舒坦。困了、累了,躺在树荫下打个盹也不打紧。老人说,柿树性平和,不伤身。

农历八月,柿子长大了,慢慢地由青变黄变红。那些被虫拱心的柿子率先变软发红。放学回家的路上,爬上树枝,小心翼翼地采摘几个软柿子,用蓖麻叶包好拿回家,填在窝窝头里,或是把干粮掰碎拌在一起和家人分享,这是我终身难以忘却的风味小吃。

九月,柿子红满枝,这是家乡小山村最美的时节。鸟儿在树上叽叽喳喳,有时还禁不住在熟透了甜甜柿子上先啄上几口,留下一个个小洞。母亲告诉我,鸟儿叼过的柿子不涩,尝一口,果然如此。

随着霜降的来临,家家户户都要在屋顶搭建一个柿子棚。棚子既要通风、向阳、防风,也要方便削柿饼、切柿块、搓面。柿子摘回家,家家房顶上都有红红的一堆柿子,站在山坡上朝村庄里望去,满心的喜悦,满村的喜庆。

柿饼绵软甘甜,是上等山货。可20世纪70年代以前,由于口粮不足,家乡的大多数人家只能把少量柿子做成柿饼,大部分柿子要等脱涩变软后和谷糠掺在一起,捏成小块块,晾晒在房顶上或是村外的山坡上。等到腊月晒干了,吹透了,冻焦了,把柿糠块一遍遍地碾碎过筛,装进大缸里,用擀面杖一层层地捣实封严。那时候,谁家冬季能有一大缸柿糠面,谁家度春荒就不用犯愁。到了青黄不接的春天,家境困难的人家早晚两餐就是用稀米汤拌些柿糠面充饥。小时候,家里人多劳力少,口粮标准低,母亲既要照顾体弱活重的父亲,还要顾及正在长身

